

● 外国文学

当代美国犹太文学中的异化主题及其世界化品性

邹智勇

(武汉交通科技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3)

[作者简介] 邹智勇(1958-),男,湖北大冶人,武汉交通科技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外语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当代美国犹太文学、认知语言学等研究。

[摘 要] 异化是当代美国犹太文学中的一个核心主题,这与犹太民族独特的民族历史和文化机制有着密切的联系,以索尔·贝娄为代表的犹太裔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对当代美国犹太人的各种各样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和表述,他们作品中的异化主题不仅发掘了犹太人一贯的困惑和难题,同时也表现了形而上、世界性的人类境遇,显示了超越种族、国界的普遍意义。

[关键词] 异化;犹太文学;犹太裔作家;世界化品性

[中图分类号] I 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0)04-0572-04

在二战后的美国文学中,异化恐怕成了最重要、最普遍的主题之一,从荒诞戏剧到黑色幽默小说,从白人主体文学到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都从不同方面、在不同层次上表现和探索了形形色色的异化现象,描绘了一幅幅“社会荒原”的图画,塑造了一个个为毫无意义的生活折磨得孤独而绝望的形象。所谓异化,在文学中体现为背离本来的性质,反常或本质的丧失,隔膜和疏远;具体反映在文学人物中,是精神苦闷,孤独,异常,被人抛弃,被人排斥,极度压抑而不为人所理解;其表现形式为人与自我的异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人与社会环境的异化。

一、异化在当代美国犹太文学中产生的历史文化机制

异化这个主题频繁地出现在当代美国犹太文学作品中,这与该民族独特的历史背景、社会处境以及犹太人独具的民族特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犹太文化的观念世界中,犹太民族是受上帝特殊眷顾的“特选子民”,上帝的光芒首先普照在犹太人身上,然后才折射到其他民族。但在犹太人千余年的经验世界里,犹太人却极端地浓缩了人类的种种苦难和不幸。早在公元76年和136年,犹太人就赶出家园,经历着流散几大洲、流亡几千年的悲惨生涯。接踵而至的排犹主义,更把犹太民族遭受的苦难推置到巅峰,但最残酷的一次竟发生在20世纪——希特勒丧心病狂地将数百万犹太人送进了毒气室。犹太人自以为是上帝在世间的代表,然而多少

年来,他们却饱受磨难和痛苦,诸如此类的深刻悖论使许多犹太人感到困惑不解,并因此产生一种前途渺茫、极度绝望的感觉。

美国是犹太人的重要聚居地。犹太人大批移居美国是在20世纪初。第一代犹太移民起初都聚居在北方城市里,他们原封不动地保持着他们正统的犹太教和生活习惯,继续操他们本民族的语言——意第绪语,保持着鲜明的民族特色。移民的第二、三代则受到双重文化的冲击。一方面,现代美国社会结构的熔炉性特征不断使他们美国化,赋予他们美国人的特点;另一方面,他们又大多生活在集居区,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多多少少对他们有些影响,即使他们不再严格遵从犹太教法典的道德教规,也至少在其潜移默化影响下生存;犹太生活中特殊的精神世界,使得犹太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存有一种内在的犹太文化情感积淀,但他们又随遇而安地迎合当地的文化环境,这种游离于两者之间而又无法属于任何一边的现象,这种长期生活在文化夹缝中的现实处境,使当代犹太人有一种特殊的感受,他们普遍有一种自我身份的困惑和非我意识,有一种被世界排斥的感觉。这种对身份的自觉,在犹太人身上常常体现为强烈的局外感和边缘感,而反映在犹太文学文本中就成了各种各样的异化。

犹太人历来带有一股民族精神道德的优越感,而且犹太裔作家又不乏知识分子的清高。他们对现代世界的文化萧条和道德的堕落总是持一种冷眼观察的态度,尽量避免卷入其中,谨慎地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维持自己被马克·谢克纳

称之为“精神孤儿”的身份。基于这种背景,犹太裔作家在各自的作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表了这种“精神孤儿”的处境。一个引人注目的创作倾向就是他们笔下的人物多半属于各种各样异化了的“精神孤儿”——流浪汉,孤儿,被抛弃的人,被排斥的人,精神上的孤独者,极度压抑而不被理解的作家、教授或其他知识分子。这些人无法拥抱现代生活,只好藏身于无休无止的冥想之中。

二、异化在当代美国犹太裔重要作家作品中的体现

异化作为文学切入社会的一个焦点,在很多非犹太裔作家的作品中常得到体现,如福克纳、艾里森等人的作品。但是,由于犹太人的特殊历史背景、社会处境以及民族特征,这类主题更频繁地出现在犹太裔作家的作品中就不足为奇了。索尔·贝娄、伯纳德·马拉默德和菲利普·罗斯等重要作家作品中的主人公有许多就是这种异化了的人物的类型。

在当代美国犹太裔作家中最有影响的当数索尔·贝娄(Saul Bellow, 1915—)。他出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少年时随父母移居美国芝加哥,后入芝加哥大学和西北大学,攻读社会学和人类学。贝娄兴趣广泛,阅读面很宽,涉猎很多学科,是一位博学善思、见解精辟、思维敏捷而严谨、异常勤奋的学者型作家。贝娄的作品主要反映了物质生活十分优越的现代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描述人们在精神上的压抑、心理上的挫伤与生活中的孤独感。1976年,他获普利策奖,同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他“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1](第917页)。贝娄的第一部小说《晃来晃去的人》(Dangling Man, 1944)用日记体写成。主人公约瑟夫是一个辞去工作等待入伍的青年。他独自一人在家赋闲,回避现实,思考人生的价值。然而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内心并不安宁,孤单苦闷不断向他袭来。他开始怀疑友谊的价值、家庭和人生的意义,最后他横下心来提前入伍,尽管他可能在战场上送命,他也不会遗憾,因为他认为毫无意义地活着并不比死亡强多少。这部小说精妙地表述了主人公的这种心理异化现象,即:人与自我异化的现象,并把他喻为像一个挂在空中的人,摇来晃去地生活。现在,“晃来晃去的人”常被用来指孤立无援、精神空虚苦闷、束手无策、前途渺茫、极度绝望的异化了的现代人。

《赫索格》(Herzog, 1964)是贝娄的又一部力作。小说以书中的主人公命名。赫索格是一位历史教授,是一个受到异化的犹太人。他具备作为有前途的知识分子的条件:博士学位,大学教职,一本“思想史”专著,几笔科研经费。但同贝娄的其他主人公一样,他正处在危机中,他的第二次婚姻以离婚告终,同时他不得不放弃令人羡慕的教职,被迫反省自己的哲学立场及生活态度。他的第一位妻子黛西带走了儿子马可,女儿琼妮则跟第二位妻子玛德琳住在一起。两个兄弟不理解他;大多数的朋友则站在两位离婚的妻子一边。最糟糕的是,他最好的朋友格斯贝奇竟成了玛德琳的情人,他被抛弃在繁华但却寂寞的世界中。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下,赫索格变得精神恍惚,不能自主,时常自言自语,给一些死去的亲

戚、朋友、名人甚至国家总统写信,不过从来都不投邮寄出。到最后,他脑子里一团混乱,精神濒于崩溃的边缘。赫索格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人与自我异化的现象,他的心理异化在当今社会具有普遍性,因此,小说出版后引起了很多读者的强烈共鸣。

伯纳德·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 1914—1986)也是最受读者喜爱的当代犹太裔作家之一。他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区一个俄国移民家庭,家境贫寒,在大萧条时期长大成人。纽约布鲁克林区穷人的苦难激起了他无限的同情,并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决心像19世纪英国文学大师托马斯·哈代等人那样,以小说这个艺术形式忠实记录自己所熟悉的穷人和他们的不幸遭遇,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数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穷苦犹太移民和他们出生在美国的子女。这些人没有根基,困惑迷茫,他们苦苦寻求生活的真谛,热切地向往幸福,但在实际生活中所遇到的却是失望和挫折,于是各种各样的异化现象就不同程度地、无可避免地出现在他们身上。

《新生活》(A New Life, 1961)是马拉默德的畅销书之一,小说集中描写了犹太青年西摩·莱文的坎坷经历。命运似乎总是和他作对:父亲病死在狱中,母亲精神失常自杀,家庭的温暖在他的记忆中根本不存在。他的兴趣在文科,而聘他去任教的学院偏偏是所技术学院,而这座貌似高深莫测的学院也并不是什么圣洁的知识殿堂,同外部世界一样藏污纳垢,腐败不堪,掩盖在堂皇的外衣下的是对琐屑事务的无尽纠纷,是精神的空虚,人情的冷酷。莱文自己也很快陷入了风流韵事之中,喜欢上了英语系主任的妻子波琳·吉利并因此而被迫离开学院,带着已经怀孕并且有两个未成年孩子的情妇去过“新生活”。到后来,他只有责任感,对情妇已经没有爱情可言。马拉默德在这部小说中一方面提出了人与人之间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另一方面反映了主人公和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凸现了人与社会环境的异化现象。

《房客》(The Tenants, 1971)是马拉默德的另一部小说,主人公是住在同一座破败公寓里的两位狂热的作家,一位是犹太人哈利·莱瑟,另一位是黑人威利·斯皮尔明特。两人对命运各持己见,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心理上的异化;基于这一点,两人都竭力想毁灭周围的生命,以痛苦的方式来毁灭自己。犹太人和黑人之间的难分难解的敌意,表现为对艺术和政治的对立看法,以及各种形式的自我憎恨。两人一边努力完成他们的长篇小说,一边却互相打得稀里哗啦。从某种角度来看,莱瑟和斯皮尔明特都是异化了的当代人物形象,他们既是人与自我异化的牺牲品,同时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异化的牺牲品。

二战以后,美国文坛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犹太裔作家,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解说犹太移民生活在异邦文化的夹缝中所显示出来的种种异化现象。素有“神童”之称的非利普·罗斯(Philip Roth, 1933—)就是其中较为年轻的一位。和贝娄一样,罗斯也是一位学者型作家,思想深邃,文风犀利。由于深受詹姆斯·福楼拜、康拉德、托尔斯泰等心理现实主义大师的影响,罗斯在其作品中不遗余力地探索人与人之

间的各种微妙关系,人们在相互交往中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因此异化在他的作品中主要表现为对抗——人与社会环境的对抗,人与人之间的对抗。

罗斯的成名作《再见吧,哥伦布》(Goodbye, Columbus, 1959)起点很高,小说通过一个普通的恋爱故事揭示了犹太人的各种对抗行为。主人公厄尔·克路格曼是个一心想发迹的犹太青年,他同富翁帕蒂姆金的女儿布伦达恋爱了一个夏天,最后分道扬镳。他向往帕蒂姆金家的财富,但又厌恶帕氏夫妇的庸俗,不愿一头栽进这个坐享其成的世界,而同时他也鄙视以他姑母为代表的纽瓦克贫困世界,在那里生活意味着劳而无获。他拒绝接受贫富两个阶级的价值观,但又拿不出自己的价值观来取而代之,他始终无法适应周围的环境,始终处于一种人与社会环境的对抗之中。《再见吧,哥伦布》别具一格地描绘了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第二代犹太人的生活侧面,精确地反映了犹太人彼此之间的冲突,因而获得了 1959 年美国全国图书奖,从此确立了罗斯在当代美国文坛的地位。

发表于 1969 年的《波特诺伊的抱怨》(Portnoy's Complaint)是一部曾因露骨的性描写和暴露犹太人的隐私而毁誉参半的作品,描写的是主人公亚历山大·波特诺伊对他的精神病医生所作的断断续续的自白。这部小说突出表现了代表犹太传统的父母社会文化规范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冲突,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小说中提到的“不能忘怀的人”指的是一家之母索非·波特诺伊,她不但控制着全家,也控制着儿子的“自由”。母亲和儿子是对抗的双方,一个咄咄逼人,一副胜利者的架势;一个踉踉跄跄,只有供罪的份儿。为了向母亲显示自己生命的独立存在,波特诺伊便同各种纯美国女人发生性行为并要“从 48 个州各勾引出一个姑娘来”^[2](第 235 页),在他看来再也没有比这更使母亲生气的了。值得注意的是,在罗斯的作品中,母子冲突多于父子冲突,在当代美国犹太家庭,父亲往往把家里的一切,包括子女的教育权都交给了母亲,母亲却不能很好地使用自己的权利,这样,在罗斯的笔下,母亲便成了被讽刺的对象。

三、异化主题的世界化品性

由于特殊的民族历史和文化机制,当代美国犹太文学呈现出不同凡响的品性特征。人们在认识犹太裔作家作品中犹太主人公的异化现象时,常常感悟到其中蕴含一种强烈的非犹太要素,即世界化品性。当代美国犹太文学中的异化主题实质上是犹太性和世界性的整合,是一个事物相辅相成的两个组成部分,“恰似一块硬币的两面”^[3](第 156 页)。犹太裔作家在深入探讨本民族的历史命题的同时,也在努力追求它的形而上性,从而使该命题显示出超越种族、国界的普遍意义。

作为外乡人,美国的犹太人有着一不堪回首的历史背景、独特的社会处境和民族特性,这些情形反映在当代犹太裔作家的作品里就成了各种各样的异化:人与自我的异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人与社会环境的异化。然而,在 20 世纪 40 年代后的西方社会,经历了长期的争斗和疯狂的厮杀,人

们普遍感到他们所生存的世界疮痍满目,成为一片现代荒原,社会环境危机四伏,荒诞不经,精神文明日趋没落,人性受到严重的压抑和扭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遭到极大的破坏,人们的自尊和自信每况愈下,而人的孤独感却与日俱增,异化成了一种时代病和通病。正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我们生活在异化时代”^[4](第 24 页),“无论人们放眼社会罗盘所指的任何方向,都将发现异化”^[5](第 64 页)。所以,犹太裔作家在其作品中描写的虽是犹太人的异化现象,反映的却是整个西方世界中普通人的一种现实状态,他们完全可以用其他民族的人物来展示自己感兴趣的主体。他们之所以塑造一系列犹太人角色,是因为他们熟悉这些类型的人物,也是因为犹太人最集中最典型地代表着现代人的不幸。马拉默德曾说过:“所有的人都是犹太人,只不过他们不知道而已。”^[6](第 195 页)这一断言似乎牵强附会,但不无道理,因为他所谓的“犹太人”超越种族概念,已抽象成为一种象征,而马拉默德强调的正是这种象征的普遍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犹太裔作家作品中犹太主人公的异化现象代表了西方普通人的一种共性,是西方社会精神悲剧的真实写照。

二战后,犹太人力图从一种连贯同一的犹太文化、宗教传统中解脱出来,接受新思潮的挑战。裂变在犹太裔作家中产生了能量巨大的思想活力,但他们同时又在强大的传统制约边缘行走,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保持一种平衡。因此,对于当代美国犹太文学而言,异化是传统性和现代性撞击的产物,是互相排斥的结合。但是,在二战后,由于西方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现存的社会秩序以及人际关系被炮弹炸得四分五裂,整个西方世界都处在脱胎换骨的阶段,处在新旧势力、新旧思想交替的历史十字路口。他们痛苦地感受到、甚至深刻地认识到各种问题,他们一方面试图摆脱那已失去感召力及真理性的旧传统观念,拥抱新的文化思潮,跟随历史前进,促进社会变革,消除那些使社会、使人异化的因素,但另一方面却又受这些旧传统观念的牵制,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矛盾心态。所以,传统性和现代性之间的矛盾是当代西方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犹太裔作家作品中所描述的异化现象并不是美国犹太人的专利,而是当代西方世界中普通人的一种通病。

当代美国犹太裔作家把犹太人的异化现象作为文学的表现重心并将其消解为文学的潜在媒质,从而生发出超越犹太的文学意味,显示出深厚的世界化品性。当代美国犹太文学中的异化主题不仅仅在小范围内揭示了犹太民族所面临的难题,同时也在更大范围内反映了当代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危机,特别是人们的精神危机,正是这些原因使得犹太裔作家的作品备受读者喜爱,使得犹太裔作家几十年来雄居美国文坛,长盛不衰,并对当代西方文学产生广泛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肖涤·诺贝尔文学奖要介[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 [2] ROTH P. Portnoy's Complaint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82.

- [3] HERZ C R. The American Jew in Search of himself [M]. New York: Bloch Publishing Company, 1962. 评论,1994,(1).
- [4] 许汝祉. 异化文学的历史发展与异化观[J]. 外国文学研究集刊,1983,(7).
- [5] 肖明翰. 文学中的异化感与保守主义[J]. 外国文学 [6] 钱满素. 美国当代小说家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 (责任编辑 何良昊)

Contemporary American Jewish Literature: Theme of Alienation and Cosmopolitical Implication

ZOU Zhi-y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Transportation University, Wuhan 430063, Hubei, China)

Biography: ZOU Zhi-yong(1958-),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Transportatio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ontemporary Jewish literature, cognitive linguistics etc.

Abstract: Alienation is an important theme in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Jewish literature, which is largely due to the unique history and cultural mechanism of the Jewish people. Saul Bellow and other Jewish writers give a vivid description of and make a profound discussion about various alienation phenomena of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Jews. The alienation theme in their writings not only reveals the persistent perplexity and dilemma of the Jewish people, but also reflects the general existence problems of the whole human beings, hence having a cosmopolitical implication which goes beyond the bounds of races and countries.

Key words: alienation; Jewish literature; American Jewish writers; cosmopolitical implication